



HAL
open science

”Yuandong wenxue fawen yiban shujuku” dingmu jieshao “ 远东 文学法文译版数据库” 项目介绍

Pierre Kaser

► To cite this version:

Pierre Kaser. ”Yuandong wenxue fawen yiban shujuku” dingmu jieshao “ 远东文学法文译版数据库” 项目介绍. Zhongguo gudai wenhua jingdian zai haiwai de chuanbo ji yingxiang yanjiu – yi ershi shiji wei zhongxi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中 古代文化 典在海外的 播及影 研究– 以二十世 中心 研
, Dec 2012, Beijing, China. <hal-01756252>

HAL Id: hal-01756252

<https://amu.hal.science/hal-01756252>

Submitted on 1 Apr 2018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Distribut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远东文学法文译版数据库” 项目介绍

Pierre Kaser, 艾克斯·马赛大学 Université d'Aix-Marseille, 亚洲研究所 IrAsia.

中国文学系 教授 — 网址 : <http://kaser.hypotheses.org/>

法国与中国作为两个文化大国，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说各自都有引以为豪的文学遗产和宝库。但是，他们又是各不相同：如果我们就以时间跨度和生命力这两点来将两国文学作比较，法国的文学作品略逊一筹。她既不如中国文学那样拥有渊远历史，又不及她拥有的读者之广。无可否认，我们已经拿过14次诺贝尔文学奖，而中国以莫言为代表才首次获得该奖。但是，以数量而言，我们必须集中整个欧洲的文学才能与中国文学来抗衡。值得庆幸的是，文学不同于经济，它不牵涉任何竞赛，而且我们积累越多，进步越快。因此，我们不应该将精力集中在两种文学不同之处，而是应该通过相互的共通点来拉近彼此距离。

法语和汉语这两大语体，如果我们将两者相比较，会发现他们本身就有许多共同点：同样都是两种微妙的语言，同样拥有用之不尽的词汇体系，这两个语种都在不断向外扩张，以两种语体为源语言的各种翻译版，改写版都是两种语言向外延伸的实例。

翻译就是在创造两者的共同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两者之间” (*entre-deux*)，这个空间需要依靠两者而存在。译者是穿梭于两者的媒介，他跨越文化异差，化解因政治理念、哲学方式造成的不理解因素。除此以外，译作的传入促进对译入语文学及文化的借鉴，有助于译如语文化发展。这个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常常不易察觉，而且受到许多因素影响，比如不同时代的文学氛围，译者的个人喜好，以及某些商业因素。

今天的会议我将站在法国的角度切入探讨这个处于“两者之间”的翻译问题。

正如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至今仍是一个值得两国学者共同探讨的问题，中国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和传播也是同样值得我们相互合作和加强探讨。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需要我们回顾历史，从十七世纪至今，中国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和传播跨越将近四个世纪，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用更准确更科学的方式去衡量。

当然，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科学性分析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涉及的翻译书目达一千多种。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单靠个人能力去完成，而是需要一个研究

团队共同去对翻译书目作统计以及对翻译质量作评估。这个由我发起的项目如今成为我们研究团队的项目，项目名称为“远东文学法文译版数据库”，缩写为ITLEO。

该项目不仅限于中法文学翻译领域，也涉及亚洲其他国家在法国的翻译文献。进入该数据库的翻译文学除了中国文学以外，还有日本、印度(以印地语为源语言)、韩国、朝鲜、越南及泰国文学。涉及的国家如此多样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团队组成人员是上面提到的各大国家语种的相关文学研究专家。我们研究团队成立于 2004 年，当时的核心人员是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后来由于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吸收了来自其他亚洲语系相关专家和学者，我们研究队伍于 2008 年改名为“远东文学和翻译研究所”，简称“LEO2T”。今年年初，由原来的艾克斯马赛一大、二大、三大合并而成新艾克斯马赛大学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AMU)，我们的研究队伍与另一支亚洲研究队伍合并，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队伍的一员，取名为“亚洲研究所” (IrAsia)。而“远东文学和翻译数据库”成为我们新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它将成为我们研究队伍未来几年共同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取“文学”广义作研究范围，不论成书年代，不论内容，不论质量。如果我们以这个定义来寻找研究对象的话，能纳入数据库的文献不下两千种。

这个项目的研究意义在于，我们对中法两大文学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的范围、规模尚未有定论。虽然过去几年，在该领域的研究有一些新的进展，特别是对特定时期、特定文体、特定作品都有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¹。但是将这个领域视为整体作为研究项目是少之又少。如果我们查找已做过的相关文献和资料，会发现其中许多问题：要不是没有收录新加的翻译文献，要不是缺少某个年代的翻译作品，或者缺少某种文体的译文录入。就算某些研究从是大处着手，但是作者因为无法估量整体的数量和质量而作出不恰当的定论。

总之，中国文学在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翻译和传播史是个值得后人书写的题材。这个论题放在其他任何国家和语系的研究都是同样让人期待。

事实上，已存在的一些年代久远的对翻译书目的整理似乎已经非常详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很多漏洞需要去补救。比如说王丽娜对古典小说与戏

¹这类的研究包括 2012 年出版的《十九世纪法文翻译史》中 Philippe Postel 所负责的关于中国文学法文译文部分研究著述，以及 Yvan Daniel 所著的于 2010 年出版的《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书，还有李金佳于 2009 年在巴黎友丰出版社出版的《聊斋志异在法国》中对《聊斋志异》所有已存法译版的详细书目整理与研究，以及钱林森的《中国文学在法国》等。

剧的翻译书目整理²，虽然非常详细，但是对法文的翻译整理做得不尽人意：对原著的翻译版和改写版没有区分对待，而且对译文只有一些简单的评论，对原著的版本考察等资料有待补充。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本1988年出版的书目整理，与35年前 Martha Davidson 做过的类似的整理³相比，是个飞跃性的进步。

现存所有的翻译书目整理研究，虽然资料丰富详细，但是错误连篇。如果我们对这类资料信息不加以改正，这些资料会作为其他相关研究的重要依据继续流传。

要对已存的翻译作书目整理在法国汉学中属于一个新的尚未有定论的领域，困难重重。不但是很难对不断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法文翻译难以统计，就是中国古典文学译文也是一样。已存在的旧译版不会让新出现的翻译作品黯然无光。《列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两个较早的法译版于1961年和1997年分别出版，今年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版本，译者为 Rémi Mathieu，2013年又将出现一个由 Jean Lévi 译成的第四版。《论语》的翻译也是每年不断，新版本层出不穷。《道德经》，从1842年起至2010年，已经出现过不下36种的法译本，《易经》也是翻译家热衷的典籍之一。在诗歌和小说的翻译上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如《红楼梦》，在我指导下的博士生黎诗薇最近做的一项相关研究，证明这部巨作需要有更好的法文译本。《肉蒲团》虽然已有两个分别于1962及1991年出版的翻译版本，但是至今还没出现一个另人满意的“狄德罗母语”的翻译本。这些现象一点都不值得惊讶，因为每个译本的生命有限，而出版社也不会抗拒同一部作品源源不断的新译版，因为新的译版总是更受读者欢迎。

如今的我们虽处在经济和文化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但是中国古典典籍的法文译文的出版却从不间断。通过一些新的中国丛书的建立，博大精深的汉学研究在法国得以重获生命力。这个要归功于法国公立学院教授程艾兰 (Anne Cheng) 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教授 Marc Kalinowski，在他们共同指导建立了极具学术权威的《中国丛书》(巴黎雅文出版社)⁴，丛书收入了包括中国古代思想家及文学家杨雄、王充、苏轼、朱熹等的作品，还有《盐铁论》，《管子》，《文子》的法译版。最近该丛书又将出版陆贾所

²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³Martha Davidson, 《中国文学英文、法文、德文译本书目整理》(*A List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Ann Arbor (Mich.): Edwards, 1952.

⁴网址为 <http://www.lesbelleslettres.com/collections/bibliothequechinoise/>

著的《新语》的法译版⁵，以及《荀子》的法文重译版⁶。该丛书旨在收录“中国古典文学类书籍，包括哲学、历史、政治、军事、医学、天文学及数学等相关方面典籍。”

这些双语译本是针对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因此更平易近人的休闲读物，比如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并不列入该丛书出版范围。而随着伽利玛出版社 (Gallimard) 的《认识东方》丛书宣告结束，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家雅克·达斯 (Jacques Dars, 谭侠客)⁷ 的辞世，以及 Philippe Picquier 出版社⁸对出版此类书籍失去兴趣，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的法译版在法国出版前途未明，即使某些作品能在其它规模较小的出版社出版，译文的质量也参差不齐。

如果我们对以上情况做个小结，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现在是对过往所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传播做个总结的最好时机。中国文学在法国的翻译的出版从来没有任何确定的方案和计划，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在现代文学翻译领域，出版社常常偏爱于少数著名作家的作品，比如说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高行健和莫言，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作品。某些在中国不能得以出版的书籍，在法国“禁书”是此类书籍最好的宣传噱头。与20世纪上半世纪中国近现代文学在法国得以大量翻译的情况相比，如今的法文译者和出版社都倾向于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以此机会来寻找明日的大家。

因此，经考虑综合因素，我们决定建立一个互联网数据库系统，这个数据库对全世界开放。就目前为止，我们已在维基建立一个空间，但是现在仅限我们研究团队工作人员才能进入此空间，对该数据库进行资料查询以及补充。这个数据库的建立为团队的工作带来很大益处。我们的研究团队的组成人员都是各个语种文学领域的专家，各自负责收集各自专项语种文学翻译的书目。

我们的研究任务不仅限于收集书目，我们所要建立的数据库，类似于荷兰的雷登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关于中国文学的数据库⁹，以及针对法国文学在中国翻译与传播的“傅雷数据库”¹⁰。但是此两种数据库也有一些局限，就是还是缺少十分可靠的科学性。我们的要求是，对每个译本都要提供相关最齐全的信息，包括对原著考察，译

⁵ 此书在 10 年前由 Jean Lévi 译出法文版。

⁶ 《荀子》的法译版已进入法国著名的“七星文库”丛书，见 <http://tinyurl.com/oxl47fp>

⁷ 见 http://www.afec-etudeschinoises.com/IMG/pdf/Dars_Kaser_.pdf

⁸ 网址为 <http://www.editions-picquier.fr/>

⁹ 网址为 <http://www.unileiden.net/verretaal/Default.aspx>

¹⁰ 网址为 <http://fulei.faguowenhua.com/>

文分析，以及译者翻译策略方式的介绍等。

所有作品，特别是古典文学，都应该对原著出版的年代，作者，以及版本问题进行说明。对某部著作的专家学者和他们对该作品的研究资料，也应该适当说明。如果作品还存在其它一些不同语种的重要的译本，也应该加以介绍，因为这些译本有可能对法译版有一定的影响。总之，关于作品的资料介绍必须清晰明了，特别是对作品所属文学类别要有明确的说明。

对译文的考察自然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对每部译文，我们都需要了解译者是谁，翻译的动机是什么，是个人选择，出版社要求，还是应文学或政治时事的需要。而且也需要了解译者是如何向读者介绍译文，是否有序言，是否附有注解，以及是否有对译文的传播作介绍。我们知道，自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杰哈·简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侧文本（*paratexte*）的概念后，许多研究都证明侧文本在译文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古典文学翻译方面。

当然，我们需要对译文进行严格分类：译文究竟是属于直译还是转译，是全译版还是删减版，忠实于原文还是有改写，是否对原文进行删减或擅改，最后，译文是否符合原文的文学风格，这点我认为是最难以判断的，因为对译文风格的判断避免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

我们已可以对译文对译入语文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如某作品的法译版是否有对其他语种的译文，或者对法国文学创作有影响。对我个人而言，最令我激动地是一个经典实例是，中国古典小说家李渔的一个话本小说《合影楼》，竟然影响了我们法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特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及他的作品《水上楼》（« Pavillon sur l'eau », 1846）的创作。¹¹

当然，译者也是我们研究关注的重点。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使者，他们的工作、翻译能力和水平都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收集译者所有译过的作品，以及了解他的专项领域。对用笔名的译者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考证。此外，译者对译文的影响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这些资料和信息收集积累，为我们以后作关于翻译学理论和翻译史研究打下重要的基础。

如果我们收集了以上资料和数据，我们才可能真正开始设想书写关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和传播史相关书籍，我们才可能对长达四个世纪的文化交流有一个宏观的

¹¹ 见 <http://kaser.hypotheses.org/64>

判断，才有可能对每个阶段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价。不仅在数量上有一个定论，在质量上也可以下判断。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科也会有一个真正可靠的数据库来为相关研究提供数据。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也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来运用到他们研究当中。研究翻译史、对比文学的学者等，经常会碰到不能很好评估译文质量的问题，数据库的建立也会方便了他们的研究。出版社可以通过数据库来知道有哪些善待翻译的作品。译者也可以明白哪些作品已经有质量上乘的译文，而哪些作品还需要有更好的重译版来为以后翻译作更好的选择。而法国的中国文学教授也能更好的安排教学任务，还有，所有爱好中国文学的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选择合适的译文去了解原著。

显而易见，这个项目受益者众多，因此这项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我们的研究团体的工作人员也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有一个操作简便免费的平台是这个任务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希望这项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真正展开，因为在法国，某项工作的展开时间的跨度是很长的，而且根据不同负责人的能力进行。幸好，我们研究队伍里有很多年轻的研究者，而且我相信我们的中国同行也能在中国文学在法国翻译书目这块领域给我们带来新的帮助。